



女秀
才
移花
木



唐解元
世出
奇



王嬌
鵲百年
長恨



送財百丁
帶橫多



繪圖今古奇觀卷六

第三十四回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舞變荒臺。轉眼是非成敗。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讀識閑中取靜。莫因乖過成欲。不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樂村有一小民。叫做張乙。因販些襪。曾到干縣中夜。深投宿城外卽店。店房已滿。不能相容。隔壁鋪下一間空房。却無人住。張乙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憚哉。主人只得開門。將燈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得亮亮的。房中有破床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吃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一美色婦人。衣冠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來。此婦死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隣家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久當相知。張乙亦不再問。天明。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春去冬。丁乙車在肚裡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有縊死女鬼。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色。答曰。妾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幸勿懼。張乙道。試詳其說。此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稱我為廿二娘。與餘干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為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為鴛鴦。狗官無計脫身。抑鬱不堪。遂自縊而死。鴛鴦兒以所居售人。今為旅店。此房昔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于此。楊州與你同鄉。可認得否。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此人安在。張乙道。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足。婦人嚶嚶良久。更無別話。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置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于簾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亦許之。婦人道。妾今有

白金五十兩埋於此床之下。没人知覺。君可取用。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于家中。將此事告于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喚怪。張乙于重慶立了廿二娘神位。其妻戲往呼之。曰。日裡竟走出來。與寡施禮。妻初時也驚訝。後遂惱了。不以為異。夜來張乙夫婦同床。此婦亦來就卧。也不知床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適要尚有風債在于郡城。君能隨我去索取否。張利其所有。一口應承。即時僱船而行。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金不避人。不到一日。到了饒州南門。此婦適要往楊川家討債去了。張乙不欲聞之。此婦倏已上岸。張乙隨後跟去。見此婦竟入那店中去了。觀其店。正楊川家也。張久候不出。忽見楊店舉家驚惶。少頃哭聲震地。問其故。店中人云。主人楊川向來無病。忽然中惡。又竄流血而亡。張乙心中知廿二娘所為。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竟不見出來了。方知有風債在郡城。乃楊川負義之債也。有詩為証。

王魁負義曾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梢事

皇天不佑薄情郎

方纔說獲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仇。却是鬼自出頭。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客百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自明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剿。有臨安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技浙兵。連了限期被參。降調河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只一子王彪。頗饒勇。曾撫留在軍前効用。却到有两个女兒。長曰嬌鸞。次曰嬌鳳。年十八。鳳年十六。嬌鳳從幼育于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配。夫人周氏原係饒重。周氏有姻姑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為曹嬌鸞。初通書史。與曹家成文。因愛女慎于擇配。所以及并未嫁。每臨風感嘆。對月淒涼。惟曹嬌鸞與曹相厚。知其心事。此外父母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屆。和曹嬌及侍兒往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熱鬧之際。忽見牆缺處有一少年。紫衣唐巾。針頭觀者。連聲喝采。慌得那嬌鸞滿

面通紅。推着曹娥的背。即回香房。侍女也進去了。生見園中無人踰牆而入。軟繩架子尚在。餘香彷彿正
在。尋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看。乃三尺線絳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問有人從自內而來。後踰牆而
出。仍立于牆缺處看時。乃是侍兒來尋香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小娘子羅帕已
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抬頭見是秀才。便上前謝福道。想相公已拾得。乞即見還。感思不盡。那人道。此羅
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小姐的。那生道。既然不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相公府
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親為本學司教。隨任在此。尊府只一牆之隔。原來
衙署與學宮基址相近。衛門。今東衙學。叫个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令貴公子又是近
臨失腹了。登堂稟知小姐。奉命相求。廷章道。敢問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姐名嬌鸞。主人之愛如
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有小詩一首。相煩致於小姐。即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他寄詩。
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少待。廷章去不多時。推詩而至。桃花箋疊成勝方。明霞接詩
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乃至寶。得之非易。豈可輕還。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侍小姐
回音。小生方可奉璧。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得千秋長恨歌

話說嬌鸞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挑動个情字。口中不語。心中躊躇道。好个俊俏郎
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走來。嬌鸞道。香羅帕有了。公明霞口稱怪事。香羅
帕到被周公子拾着。就是牆缺外喝采的那些袍。即着嬌鸞道。與他討了。就是明霞道。怎么不討。也要他
肯還。嬌鸞道。他為何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江縣人。父為司教。隨任到此。與吾家
只一牆之隔。既自小姐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嬌鸞道。你怎么說。明霞道。我說待要與小姐奉命相求。

他說有小詩一首煩吾傳遞持有回音。雖把羅帕還我。明霞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聲見了這方勝。已有三分之喜。折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怕出佳人分外香

天公付與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聲若是有主意的。將詩箋上這羅帕。把詩規却吩咐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意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奈嬌聲一來是及瓜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答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是侯門將相家

靜裡有親同對月

閒來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碧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廷章早在缺牆相候。明霞道。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廷章將詩讀了一遍。這慕嬌聲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所答。再回書房寫成一絕。

居侯侯門亦有緣

異鄉孤另果堪憐

若蒙鸞鳳雙棲樹

一夜蕭聲入九天

明霞道。羅帕又不還。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廷章袖中取出金簪一枝。道。只微物奉小娘子。聊表寸敬。多多致意小姐。明霞看了。只金簪。又將詩回覆嬌聲。嬌聲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語觸犯小姐。嬌聲道。書生輕薄。多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聲道。後生家性喜。不必罵。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薛濤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除傍翠陰

侍兒傳語意何深

滿身碧玉偷香胆

一片襟懷撥雨心

丹桂豈容稚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負陽春景

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唱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離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嬌聲。詩屬甚多。不暇細述。時屆端陽。王千戶治酒于園亭宴。廷章于牆缺往來。明知小姐在于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

通言語。正在氣惱。忽撞見衛卒孫九。善作木匠。常在衙裡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遂題一絕詩封好。了。將青蚨二百與孫九買酒吃。托他寄與衙中明霞姐。孫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伺候到次早。纔覩个方便。寄得此詩與明霞。遞與小姐。拆開看之。前有叙云。端陽節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奉寄。

配成絲線思同結

傾就蒲鵲凝其對

雲隔湘江嘆不見

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庭章拜掃嬌娘看。賈于書凡之上。通當梳頭未及酬答。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瞞我。嬌娘含羞答道。雖有吟咏往來。寔無他事。非敢瞞姨娘也。曹姨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叫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嬌娘點頭道。是。梳頭已畢。遂答詩八句。

深鎖春閨十八年

不容風月透簾前

綉衾香煖誰知否

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纏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遣冰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言。央趙學究往王千戶家來說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嬌娘真是愛女。況且精通文墨。自己年老。衙中文書筆札。都靠着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意棄之于他鄉。以此遲疑未許。廷章姻事未成。心中如刺。乃作書寄于小姐。及寫松陵友弟廷章拜稿。

自親芳客。未算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至死靡他。媒妁傳來今日言。為期未決。仙姑香閣深鎖。如唐太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游。如齊牛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遲延于日月。當天折之溝渠。生若無緣。死亦瞑目。勉成拙筆。深冀哀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窓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鎖窓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可憐一樣黃昏月

肯許相携訴出心

倚窗看罷。即時樓書前。寫虎衛愛女嬌貌。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庭前。懶對東風。聽杜宇。畫眉窓下。強消長。畫刺鴛鴦。人正困于妝台。詩心墜。千香紫。散觀來。意無恨。幽懷自慙。薄命佳人。惱煞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人倍支吾。幾度詩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牆。學琵琶。花夢手。可以仰北闕。寫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把舊情封去。札莫將消息。問來人。誰和佳篇。仰祈深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雖窺青鎖韓郎貌

羞聽東牆崔氏琴

癡念已從空裡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身但作乾兄妹

直到來生了寸心

延童問書。替嘆不已。讀詩至末。嘆此身但作乾兄妹。忽然想起一計。道。當時張琪純申。皆因兄妹得就私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為姑。便可通家往來。於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狹窄。且是喧鬧。欲借衙署後園觀書。司園教與王千戶自言之。王翁道。彼此通家。就在家中吃些現成茶飯。不煩餽送。周翁感激。不盡。歸與兒子說了。廷童道。雖承王翁厚意。非親非故。難以打攪。孩兒若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為姑姪一家。庶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小便宜。道。任作我兒作事。廷童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个吉日。備了綠緞書儀。寫个內姪名帖。上門認親。極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却是个武夫。只好奉承。遂請入中堂。叫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个姨娘。嬌聲是表姪。一時都請見礼。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同席。廷童與嬌娘略略歡喜。席上眉來眼去。自不必說。當是盡歡而散。正是。

姻緣好惡猶難問

踪跡親疏自己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童來讀書。却也曉得隔絕內外。將宅內後門下鎖。不許婦人入于花園。供給自有外廂照會。雖然搬做一家。竟無往來。反不便了。嬌娘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移。况既在席。

間眉來眼去。只當得園上鳳陽。分愁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延醫調治。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叫致意。不令進房。廷章心上一計。因假說嘗在江南曾遇醫理。表妹不知所患何病。待姪兒診脈。自知王翁向夫人說了。又叫明霞道。連小姐下方纔迎入。廷章坐于床邊。假以看脈為由。撫摩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交言。只說一聲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病。是抑鬱所致。須當于寬曠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伴勸慰。開其抑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周生。更不疑忌。便道。衛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曠。廷章故意道。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姐在彼不便。暫告歸。王翁道。既為兄妹。復何嫌阻。即日叫開了後門。將鎖鑰付與曹姨收管。叫曹姨陪侍女兒。任情閑耍。明霞伏侍。寸步不離。自以為萬全之策矣。却說嬌雲。因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步園亭。陪伴伏侍者。都是心腹之人。病便好了一半。每到園亭。廷章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亭後書房中吃茶。漸漸不避嫌疑。挨肩擦背。廷章捉个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閣一望。嬌雲目視曹姨。低低向生道。鎖鑰在彼。兄自求之。廷章已悟。次日廷章取吳綾二端。金釧一付。央明霞獻與曹姨。姨問嬌雲道。周公子厚禮見惠。不知何意。嬌雲道。年少狂生。不無過失。渠要姨包容。且曹姨道。你二人心事。我已知悉。但有往來。決不漏洩。因把鎖鑰付與明霞。驚心大喜。遂題一絕寄廷章云。

暗將細語寄英才

倘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閨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離樓起更。廷章悄步及于內室。後門已啟。捱身而進。自那日房中看脈出來。回園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只見燈光外射。明霞候於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曹姨施禮。便欲要抱。將身挽開。叫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所望。自陳苦情。曹姨一時急下淚流。驚道。妾本貞姬。君非俗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憐相愛。妾既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棄妾。豈不負妾之心。必天明

神誓同白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曹姨已至。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與姨為媒。誓偕伉儷。口中咒願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于天地。以告鬼神。一紙留于吾手。以為媒妁。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卺之驗。女若負舅。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身亡。再受陰司之懲。永墮酆都之獄。生與嬌贊。聽曹姨說得痛切。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後拜謝姨娘。乃出青菓醇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曹姨別去。與嬌攜手上床。之樂可知也。至五更。驚提生起。囑咐道。妾身于君。君勿負恩于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應承。留戀不捨。驚即叫明霞送出閨門。是日。驚寄生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濃

芙蓉帳煖語從容

貼胸交股情偏好

撥雨撩雲興轉濃其一

一枕鳳鸞般細細

半窗花月影重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綉絨

裝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其二

一團恩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由

寄語客窗中夜坐

不須欹枕看牽牛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驚疾盡愈。門鎖竟弛。或三日。或五日。驚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頻。恩情愈篤。如此半載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驚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怕蜀道艱難。況學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縱子。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近驚感廷章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更加親愛。如此又半載有餘。其中往來詩篇甚多。亦不能盡載。一日。廷章聞郎報。見父親在峨眉。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顏。欲謀歸親。又奈驚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于色。驚探知其故。因置酒勸生道。夫婦之愛。潮海同深。父子之恩。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有失子道。累妾

亦夫婦道矣。曹姨亦勸道：今日暮夜之情，原非百年之好。公子不如暫回鄉里，且觀父親，倘于定省之間，即議婚姻之事，早完婚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嬌鸞叫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此日正是端陽，王翁治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贖。廷章義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舅置酒有問，廷章重伸前事，再計婚姻。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未睡。臨別又問廷章居住之處，廷章問做什麼，鸞道：「君不即來，妾便于通信耳。」廷章題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圖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姓吳，祖當里督糧有名，督糧吳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年，多則一年半載，定當持家君東帖，親到求婚，決不忍聞聞佳人懸懸而望，言罷相抱而泣。漸次天明，鸞親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奈思親使別離

花園從今誰待月

蘭房自此懶圍棋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強將別淚整蛾眉

須臾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畢集，為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鸞自覺悲傷，欲泣潛歸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俟便投之。章于馬上展看云：

同攜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淚滿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

妾心先往白雲邊

妾持郎操如妾女

君重綢繆類閑鶯

得意匆匆便回首

香閣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無懷，未嘗頃刻忘鸞也。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門歡喜。原來父親已與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子回來行聘完姻。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美色無雙，且魏同知有十萬之鉅富，裝奩甚豐，遂忘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過門，夫妻恩愛如魚似

水嬌鸞為何如人矣

但知今日新教女

不顧情人望眼穿

却說嬌鸞幼時章一時歸省是他賢慧道理之處然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凄涼黃昏寂寞燈前有影相親帳裡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離已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果要寄信與周姐夫公嬌鸞道那得有這個方便明霞道適經周九說臨安衛有人來此遞公文臨安是杭州地方路從吳江經過是個便道嬌鸞道既有此便可叫孫九囑咐差人不要去了即時修書一封曲叙別情之意囑他早至南陽同歸故里踐婚姻之約成始終之交書不多載書後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端陽一別杳無音

兩地相看月對明

暫為椿萱辭虎衛

莫因花酒戀吳城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煩遞至吳衛

門對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宣化職

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隣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些

又取銀釵二股為寄書之贈書去了七個月並無回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衛有个張客人要往蘇州收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春間無奈別魂牽

東風良蕩君尤蕩

皓月團圓妾未圓

情恰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衷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囑咐行人須着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客人是志誠之士往蘇州收貨已畢書親到吳江正在長橋上問路恰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

最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情知嬌鸞寄信怕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
杯持書看了酒家借紙筆寫下回書推說父病未痊方待醫藥所以有誤佳期不久即國會面無勞
挂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布帛張客收了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府孫九回覆鸞小姐折書看了雖
然不曾定个來期也當畫餅充飢望梅止渴過了三四个月依舊音信嬌鸞對曹娥道周郎之言欺
我耳曹娥道書在此皇天鑑知周郎獨不怕死乎忽一日開一縣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生了孩
把特遣人來報喜嬌鸞彼此相形更加感嘆且喜又是順便寄書的再與修書一封托他這是第三封書
亦有詩十首末一首云

叮嚀才子莫踟躕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為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娥

三封心事傳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娥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煩遞至吳江

報督南麻姓字香

去路不須馳步闊

延陵橋下暫停航

鸞自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滅暗地流淚懨懨成病父母欲為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奉佛曹娥勸道周
郎未必來矣無拘小信自負青春嬌鸞道入而無信是禽獸也軍周郎負我我豈敢有負我神明哉光陰
荏苒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娥說道聞說周郎已婚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
矣但不得一寔信吾心中不死曹娥道何不央孫九親往吳江走一遭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更無他變
使他等候同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嬌娘一字從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就寫古風一
首其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任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候門幾斷千金索攜手挨肩

遊園。好把青絲結死生。明山誓海情不薄。白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預覺桃腮與春色。愁
聽傳書雁几聲。君行雖不排金釵。勝是征蠻父兄去。悲悲切切斷腸聲。執手憂衣理前事。與君成就驚
風交。切莫蘇台憑花柳。自君之去。妾眉眉。脂粉懶調。髮如霜。姻緣兩地相思重。雪月風花誰與共。可憐
夫婦正當年。空使梅花蝴蝶夢。臨風對月無歡好。淒涼枕上魂顛倒。一宵忽夢汝娶親。來朝不覺愁
顏老。盟言願作伴雷電。九天玄女相傳遞。言歸故里未歸泉。何故音容難得見。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馳
檄使陳丹心。可憐三七歲花貌。寂寞香閣思不禁。

曹娥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書共作一封。封皮上亦題四句。

蕩蕩名門宰相家

更兼糧督鎮南麻

逢人不用停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延陵吳江橋下。猶恐傳遞不的確。直候周廷章面送。廷章一見孫九。登時滿面
臉通紅。也不問寒溫。取書納于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僮出來回覆道。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今已二
年。南陽路遠。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會鸞姐之物。并合同婚書一紙。共你送
還。以絕其念。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爺嗔怒。無間有白銀五錢。權充路費。下次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
怒。擲銀于地。不受。走出大門罵道。以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憐負了鸞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
不佑你。說罷大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訴。自此周廷章無行之名。播于吳江。
為衣冠所不齒。正是。平生不作虧心事。世上無難切齒人。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
不已。明霞道。莫非你路上吃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他不發
回書。只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亦不去見小姐了。說罷拭淚嘆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
孫九之言。嬌兒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詭話。不覺个怨氣填胸。怒色盈面。請曹娥至香房中訴了一